

昭明出版社

魯司

昭明凹版社

聞一多・葉紹鈞

金
劉

半農・曹禺・蔡元培・朱自清

胡適·章士釗·梁啟超·冰心·

徐志摩 · 周作人 · 茅盾 · 蒋光慈

巴金·洪深·田漢·戴望舒·沈

從
事
自
由
主
義
司
教

葉

中國新文學史

司馬長風著

中

卷

昭明出版社出版

中國新文學史



中卷

司馬長風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內容未經出版人書
面許可不得轉載及翻譯

公元一九七六年三月初 版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再版

中國新文學史 中卷

作者：司馬長風

出版發行：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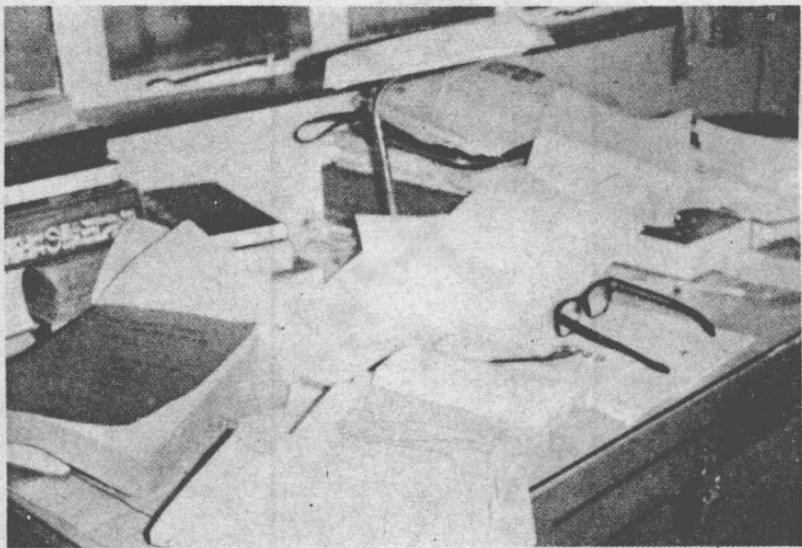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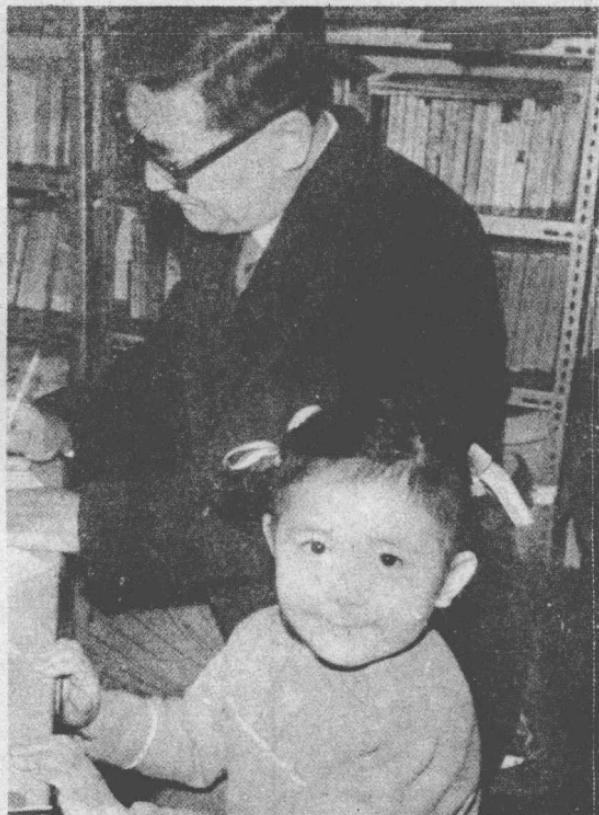
九龍太子道150號太子商業大廈1303室

Chiu Ming Publishing Co., Ltd.
Room 1303. Prince Commercial Bldg.,
150, Prince Edward Road, Kowloon.
Tel. 3-814204, 3-814205

印刷：金冠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 精裝：H. K.
平裝：H. K.

圖一：作者趕寫本書時情景，旁邊的是作者小女兒榮榮。



圖二：作者趕寫本書時，書桌一景。

再版說明

拙著「中國新文學史」中卷，出版經兩年，現在到了修訂再版的時候，謹略有關於經驗就教於讀者。

再版修訂最多的，是附錄各章之末的作家作品錄。在初版當時，這些附錄之目的，在使讀者對該時期的作家作品，有一輪廓性的瞭解，絕不敢奢望那一點點統計資料，有更大的作用。可是經不少讀者要求，希望增益資料，以助參攷，筆者乃就能力所及，蒐求資料做了相當的補充。

其次是有關三十年代文學批評的部分，發覺對立場獨立文學批評家——梁實秋先生的說明不夠，特別寫了「梁實秋的『偏見集』」，以補充第二十三章「文學批評與論戰」，做為本書的附錄。

還有初版勘誤表上所列錯誤都已校正重排，此外還校正了錯漏近百處之多。

在本書初版的跋中，筆者自白寫此書是「老虎不出洞，猴子扮大王」，覺得自己不夠料，並說這部書只是「勇踏蠻荒」的紀錄，目的只在衝出一條可辨認的荒山野徑；

要想築成平坦廣闊的大路，那要很多人的努力，長時間的積累。

這個期間本書受到很多的批評。大部份的批評都很中肯，有幾位先生並詳列勘誤意見，使本書再版的校正和修訂，得到甚大益處；特別是陳無言先生、趙聰先生、葛浩文博士（Dr. Howard Goldblatt）、關國煊先生給我的幫助，永誌不忘。

上述各位先生的教正，若干地方雖使筆者汗流夾背，但是心悅誠服。因為他們純從學術立場出發，提出錯誤，在使本書得到改進，這種用心，最可感激。

也有些先生，從挑剔與中傷出發，未詳讀本書，就斷章取義，望風撲影，枝外生枝，恣意詆譏，人數雖微不足道，但足以使人感受題外的困惑。但是想起馬克斯當年「資本論」之後，求獲得敵對的批評也不可得的情況，那麼對這些批評，也不禁平心拜嘉了。

當趕寫本書初版時，適逢十二指腸潰瘍肆虐，寫此序時，潰瘍已經痊癒，下卷的完工已指日可待，此時此際，有「日暮先投店」的渴盼和歡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目錄

總目錄

第四編 收穫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七）

第十八章

三十年代的文壇

大豐收竟成歉收 從「語絲」到「論語」 鄭振鐸謹守文學本業

「現代」和「文學」 文壇的復興與收穫 「新月」與「開明」

「左聯」的成立 魯迅與左派決裂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

綜談卅年代作家
附錄(一) 附錄(二)

第十九章

中長篇小說七大家

小說作家四集團 沈從文的「邊城」 巴金的「家」

老舍和「駱駝祥子」 茅盾的「子夜」 李劫人的「大河小說」

蕭軍的「第三代」 陳銓「革命前的一幕」 附錄

第二十章 短篇小說多彩多姿

沈從文的「八駿圖」 老舍的「月牙兒」 端木蕻良「遙遠的風沙」

郁達夫的「遲桂花」 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担」 張天翼的「夏夜夢」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 羅淑的「生人妻」 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

綜論卅年代小說 附錄

第二十一章 散文的泥淖與花朵

一〇九

何其芳確立美文格調 李廣田的「山水」 豐子愷「午夜高樓」

馮至「塞納河畔的無名少女」 沈從文的「湘行散記」

廢名——孤獨的美 蕭乾的「雁蕩行」 李健吾「意大利遊簡」

吳伯蕭的「馬」 老舍·巴金 陳衡哲·冰心·丁玲

朱自清·周作人·徐志摩 胡適·林語堂·郁達夫 魯迅·茅盾·郭沫若

王統照·靳以·葉紹鈞 朱湘——美無所不在 白話文的成熟 附錄

第二十二章 詩國的陰霾與曙光

一七一

「新月」照耀詩壇 現代派——文壇的孤軍 哀吟苦難的詩人們

北方詩人的「讀詩會」 左派的「救亡詩歌」 詩人對時代的困惑

音樂美的回盼與叛抗 口號詩切需「音樂性」 孫毓棠的「寶馬」

農民詩人臧克家 似煙似夢何其芳 悶鬱冷艷戴望舒 幽玄孤奇廢名

蒼白晦澀卞之琳 李廣田·陳夢家 馮至·朱湘·石民 艾青·田間·蒲風

先驅詩人的封筆作 附錄(一) 附錄(二)

第二十三章 文學批評與論戰

周作人的卓識孤憤 劉西渭的「咀華集」 朱光潛的美學見解

一四五

茅盾的「徐志摩論」

朱自清·李長之·黎錦明·胡風的「文藝筆談」

「大眾文藝」運動

文藝自由大論爭

「國防文學論戰」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第二十四章

收穫貧弱的戲劇……

外侮日迫與愛國劇

李健吾「這不過是春天」

曹禺的「雷雨」

田漢「名優之死」

洪深的「五奎橋」

夏衍「上海屋簷下」

熊佛西·顧仲彝

附錄

跋

總 目 錄

上 卷

導 言

第一編

文學革命（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一

文學革命的背景

第二

文學革命的序幕

第三

發難期的理論和主張

第四

保守派的反對言論

第五

新文學的誕生和勝利

第二編 誕生期（一九一八——一九二〇）

第六 章 誕生期文壇概觀
第七 章 「後放腳」的新詩

第八章 魯迅小說——一枝獨秀
第九章 蓬勃的文學批評

第三編 成長期（一九二一——一九二八）

- | | |
|------|-------------|
| 第十一章 | 作家四集團 |
| 第十二章 | 短篇小說欣欣向榮（上） |
| 第十三章 | 短篇小說欣欣向榮（下） |
| 第十四章 | 早熟的散文 |
| 第十五章 | 重整步伐的新詩 |
| 第十六章 | 晚成的戲劇 |
| 第十七章 | 文藝思想的嬗變 |
| 第十八章 | 作家南遷與北伐風暴 |

中卷

第四編 收穫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七）

- 第十八章 三十年代的文壇
- 第十九章 中長篇小說七大家
- 第二十章 短篇小說多彩多姿
- 第二十一章 散文的泥淖與花朵
- 第二十二章 詩國的陰霾與曙光
- 第二十三章 文學批評與論戰
- 第二十四章 收穫貧弱的戲劇

第四編 收穫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七）

第十八章 三十年代的文壇

依照三十年代的嚴格意義，應指從一九三一到一九四〇那十年期間，事實上我們所談的收穫期的新文學，則是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七那九年期間的新文學。這裡用「三十年代的文壇」，因為人們對它較為熟悉和親切。

大豐收竟成歉收

三十年代所以被稱為收穫期，因為經過誕生和成長兩個階段已到了收穫的季節，各品種的文學創作，包括文學批評在內一般都趨近成熟，並且出現了不少成熟的秀作。如老舍、端木蕻良、吳組缃等的小說，何其芳、蕭乾等的散文，孫毓棠、廢名、臧克家等的詩，曹禺、丁西林等的戲劇，劉西渭（李健吾）、朱光潛、李長之等的文學批評，作品的質量不但圓熟生香，並且各顯風格，互相競耀。

三十年代的新文學，與其它時期比較，是作家、作品和書刊最繁盛、蓬勃的時期。自一九三七抗日戰爭發生，文壇凋零，沉滯直到今天，人們提起新文學來，不禁同感：「還是三十年代！」

試看當時出版界的概況。

「在民國二十六年中日事變以前，是中國出版界最興隆的時期，社會上對於精神食糧的需要既大，而文

化人的工作亦極努力，……據「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根據申報與大公報所刊廣告統計，在一九三五年中全國出版的書籍，計有二四〇四種，事實上未登這兩報廣告的新書還有不少，故不在此數。又據同書所載「全國報館刊社調查統計表」，當時全國計有日刊九一二，間日刊二七，三日刊七八，四日刊一，五日刊十六，周刊四二三，旬刊一五二，半月刊一八四，月刊五九一，二月刊二〇，季刊一〇一，四月刊一，半年刊一八，年刊一一，不定期刊二〇〇；……又據調查，在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度）全中國出版書籍的總數計達九四三八種，其中商務佔四九三八種，中華佔一五四八種，世界佔二三一種。再據楊晉豪編「一九三六年中國文藝年鑑」所載，該年出版的重要文藝刊物有五十餘種，重要的文藝譯著約五百種。當時中國出版界情況之盛，由此可見一斑了。」①

三十年代的文壇雖臨收穫期，但是在民族生命的內熱外感交作之下，又呈現波譎雲詭、光怪陸離的病象。本來應該大豐收，由於軍事烽煙、政治風雨的摧折，遂致歉收。

所說的內熱，是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起，國共全面決裂和內戰，及國民黨自己的連串內戰；所說的外感指的日本軍閥自一九三一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馬不停蹄的侵略。

在內戰中佔優勢的南京當局，由於日軍步步進逼，政治上日陷窮途；不管中共的政治主張有多乖張，但總是中國人，與侵我土地，殺我同胞的日寇不能相提並論；因此「先安內後攘外」（先剿共後抗日）的方針很難說得通。另一方面，中共一味傾倒蘇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竟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也足以使人惶惑不安。

在上述內憂外患的交迫之下，北伐時期高喊「革命文學」（所說革命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作家們，一變而成「無產階級文學」的鬥士。他們的主張雖然從未喚起普遍的共鳴，但國民黨是當權得勢者，他們

是失勢的被壓迫者，復由於國民黨的壓制出版太專橫，打擊面太大，於是一部份被壓迫的作家，包括魯迅在內，就在中共的號召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

除了國民黨所供養的少數作家如王平陵、黃震遐、朱應鵬等之外，當時所有的作家，包括「新月社」的作家在內，都在遭受當局的壓迫，同是被壓迫者，可是左派作家及魯迅等竟格於門戶之見，對一切異己作家大張撻伐，且不容許中立者存在，非友即敵。他們不但罵國民黨作家，並且罵「新月社」作家，京派作家（以沈從文為中心的北方作家），並且罵「現代」諸作家（施蟄存、杜衡等），以周作人，廢名為中心的「語絲社」作家，言志派的作家（林語堂系諸刊物的作家）；當然也罵那些脫離「左聯」的所謂「叛徒」作家（如葉靈鳳、楊邨人等）；同時魯迅還在左聯裡邊打內戰，罵同在左聯共事的錢杏邨，又罵郭沫若、成仿吾；一九三六年並且與左聯當局鬧翻，臨死前又與周揚、徐懋庸等進行殊死的罵戰。

上述以魯迅和「左聯」為基軸，天昏地黑，糾纏不休的罵戰，三十年代前半期，幾乎吸乾了先驅作家們的心血，差不多沒有人專心致力於文學創作了。它不但為害三十年代的創作，且造成了狡黠好鬥，黨同伐異、荒棄文學、盲從政治等惡劣習性，流風餘韻，至今不泯。

上述的罵戰，到一·二八滬戰（一九三二）之後，始出現轉機，由於一羣作家在北方默默無聲的耕耘，一九三四年後，新文學閃露了復興的曙光。才使三十年代的文壇有了收穫。以下概述各集團作家的衍變。

從「語絲」到「論語」

一九二七年秋天魯迅從廣州回到上海，那時全國都在「北伐」的震撼中，上海才脫除北洋軍閥的統治，烽煙還沒有清淨，國共內戰的腥風血雨又襲來了。

那時魯迅一邊應付「創造社」和「太陽社」左派分子的圍攻，一邊接着罵「新月」派的「正人君子」；

但是他還沒有決心拋棄文學本業，投身做政治戰士。具體的證明是他創辦了「奔流」月刊。

「奔流」一九二八年六月創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停刊。撰稿人有郁達夫、林語堂、張天翼、白薇、魏金枝、胡風等。曾被譽為「在中國新文藝界最純粹最精彩最充實的文藝刊物」，⁽²⁾未免有點誇張，只能說是「最謹嚴的文藝刊物」。魯迅確是全力以赴，這可由每期的「編校後記」⁽³⁾得到印証。內容譯文多於創作，而撰稿人也不夠廣泛。論內容欠充實，不及鄭振鐸編的「文學季刊」，也不及巴金編的「文叢」月刊，更不及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

辦「奔流」可以說是魯迅對文學本業最後的努力，過此以往，他便成為拿筆的戰士，與純粹的文學不大相干了。

魯迅之辦「奔流」，象徵着「語絲」集團的分化，接着是一九三〇年周作人在北方創辦「駱駝草」半月刊，「語絲」雖然遲到一九三一年才停刊，但是在魯迅辦「奔流」時，繁華已逝、暮靄沉沉了。

「語絲」的班底分化後，僅有林語堂成為「奔流」的主要撰稿人，徐祖正、馮文炳（廢名）、俞平伯等都成為「駱駝草」的主將。

林語堂於一九三二年創辦「論語」，其後又辦「人間世」、「宇宙風」⁽⁴⁾。「語絲社」的老作家多成為這些刊物的撰稿人。好多文學史家說，小品文雜誌是林語堂創起來的，其實基本上是「語絲」的延續和發展，只不過多了一面「幽默」的招牌。

這三姊妹刊物的作家陣容頗為浩大，包括周作人、郭沫若（鼎堂）、老舍、老向、郁達夫、劉半農、俞平伯、陸晶清、趙元任、孫福熙、孫伏園、劉英士、邵洵美、廢名、章衣萍、潘光旦、章川島（廷謙）、李青崖等知名作家，魯迅也曾為「論語」寫過文章。並培養了徐訏、黃嘉音、姚穎（女）、海戈等新秀作家。其中的徐訏曾獨自辦「天地人」半月刊，黃嘉音辦「西風」，海戈辦「談風」；此外還有「越風」、「西北風」、

「文飯小品」等的興起，小品文的刊物盛極一時。而一九三四年被傳稱爲「小品文雜誌年」連中共控制的「左聯」也被這陣風吹得站不住腳，趕緊辦了「太白」和「芒種」兩個小品文刊物，來搶風頭爭羣衆。

「論語」等一系列刊物，林語堂雖給予以新的個性，不過趣旨格調則與「語絲」一脈相承。「語絲」的發刊詞說：

「我們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

再看「論語社同人戒條」，雖有十條，多是故做幽默的話，具重要意義的有三條：

四、不拿別人的錢，不說他人的話（不爲任何方作有津貼的宣傳，但可做義務的宣傳，甚至反宣傳）。

五、不附庸風雅，更不附庸權貴（決不捧舊劇明星、電影明星、文藝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標榜，反對肉麻主義（避免一切如「學者」、「詩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調）。⑤
所說「不拿別人的錢，不說他人的話」，「不附庸權貴」，「反對肉麻主義」，都是幽默的反語，正面意思也無非「自由思想，獨立判斷」。

至於「人間世」則唱「以自我爲中心，以閒適爲格調」；「宇宙風」自比「孤崖一枝花」，「以暢談人生爲主旨」，也都不離周作人所倡言志文學的路數。所以說是「語絲」的延續和發展。

這三姊妹刊物，雖都自稱爲小品文雜誌，其實所載並非全是小品，例如鼎堂（郭沫若）的回憶錄「海外十年」，郁達夫的日記和自傳，老舍的長篇小說「牛天賜傳」、「駱駝祥子」都不是小品。

一九三四年前後，由林語堂帶頭吹起來的小品熱，幽默風，海戈曾有一刀見血的解釋：

「……其時，正值國事日非，幽默開始抬頭之際。試舉一例：當時大家心目中均痛恨日本，希望國內團結，而在事實上所表現者，則爲不得不敷衍日本，乃致忍淚恭維，同時兄弟鬪於牆，內戰方酣。以此，平時